

“十三五”期间中国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发展状况研究

Research Report on the Status of Social Education Work of Chinese Museums (Public Ownership)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黄琛

Huang Chen

(中国博物馆协会社会教育专业委员会, 北京, 100034)

(The Social Education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Museums Association, Beijing, 100034)

内容提要: 在政府强力推动下, “十三五”期间中国博物馆事业迅猛发展。本文回顾了“十三五”期间中国博物馆社会教育的时代背景、开展情况和多种形式, 试图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博物馆教育之路”。

关键词: “十三五”期间 博物馆社会教育 教育形式 教学模式 教学方法 发展趋势

Abstract: Under the strong impetu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hinese museums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past five years.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as well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museums from collection research to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and education of museums have been constantly strengthened. Under this special background, relying on the social education Committee of Chinese Museums Association,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work of its member institutions, trying to find a “museum education road” that can meet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Key Words: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social education of museums; education form; teaching mode; teaching method; development trend

在中国政府强力推动下, “十三五”期间中国博物馆事业迅猛发展。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步伐的加快, 以及博物馆社会职能从收藏研究向公共文化服务的转型, 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和教育职能也由此不断强化^[1]。正是在

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 依托中国博物馆协会社会教育专业委员会对所属各会员机构的工作做了一次全面的梳理, 试图找到一条能够符合中国国情的“博物馆教育之路”。



一、中国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发展的时代背景

1. 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

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第7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博物馆条例》，于2015年3月20日施行。2016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经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于2017年3月1日施行。《博物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出台^[2]，改变了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仅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现状。

2.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立德树人的根与魂，是每一位中国人应该继承与传扬的中华文脉，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保障。对立德树人进行内涵分析，将其从人的类性发展、群体性发展、个体性发展三重属性分解为“为民德”、“为人德”和“立身德”三个层次，分别指向了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方面。博物馆课程设计应着眼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立德树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要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着手，所选择的文物以及教材内涵应该能够突出体现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三个层次的内涵表达。基于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和“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人才培养的基本属性而做出重要决定，这也成为博物馆课程创建过程中贯穿始终的价值主轴。

3. 核心素养的育人手段

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是当前重要的教育改革话题，更是当前教育改革的核心工作。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北京市教委先后出台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北京市中小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教育改革与课程改革的政策与指导意见，赋予了学校更多的课程改革自主权，拓宽了学校课程改革的选择权，同时也让学校不得不把课程改革的工作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

而对作为参与基础教育的博物馆来说，就更要积极地直面这个改革大趋势，博物馆的教育必须要打破原有的边框，要有所改变，力求通过博物馆课程的实施，突破传统的条框育人边界，突破符号学习的边界，突破单项成长的边界，从而直接指向发展学生素养的核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4. 家国情怀的价值判断

博物馆教育要服务多元化观众，开发具有专业水平的诠释性课程。这就要求博物馆教育人员应该具备创造力、知识与技能，还要设定具有自身特点的教育目标。学习是我们终身追求的目标，博物馆教育人员要持续寻找机会，扩充自己在教育方法方面的专长，鼓励这种专业的成长与发展，不断为观众创造更好的学习氛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结晶，博物馆里的藏品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见证。通过它们可以很好地对青少年进行家国情怀教育，夯实做人根基。

二、中国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开展情况举例

现以下述博物馆为例，逐一说明其教育活动开展情况，由于本文研究对象的限定，“教育活动场次”的统计数量可能同博物馆口径有所差异^[3]。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在全国博物馆中居于领先水平，其所倡导的青少年教育融合发展模式要求博物馆同学校、家庭进行结合，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该馆2017年接待观众总量806万人次，其中有139万人次的未成年人观众，占据观众总量的17.2%；全年为未成年人提供博物馆课程6269小时，覆盖了21万人次。然而这个数量仅仅涵盖了未成年人观众总量的15%，远不能满足未成年人的博物馆学习需求^[3]。

上海博物馆是国内一流的博物馆之一，其馆内系列教育活动“Smart Muse Kids”，在博物馆教育领域有着较高的口碑。该馆2017年接待观众总量140万人次，其中有20.3万人次的未成年人观众，占据观众

总量的14.5%；不包括集体组织参观、游学研学等项目，全年开设教育活动95场次，以场均30人计算，仅覆盖了2850人次。据观众反映，该馆的教育活动非常火爆，极难“抢到”活动名额^[3]。

南京博物院是我国较早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立院宗旨中即有“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共教育”的表述，其所开展的社会教育活动形式颇丰。该馆2016年接待观众总量288万人次，其中有20.3万人次的未成年人观众，约占据观众总量的7%；全年开展教育活动455场次，以场均30人计算，覆盖1.4万人次，仅占到未成年人观众的6.7%，尚未达到10%^[3]。

青岛市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2009年起开始打造“奇妙博物馆”的教育品牌，并根据分众需求开发了多个博物馆教育活动子品牌。该馆2017年接待观众总量近63万人次，其中未成年人17.6万人次，占观众总量的28.1%；全年开设教育活动400场次，以场均30人计算，覆盖1.2万人次，仅占未成年人观众的6.8%，尚不能适应该馆未成年人观众占比相对较大的情况^[3]。

浙江自然博物院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之一，作为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其积极策划举办科普类活动，受到青少年群体的喜爱和欢迎。该馆2017年接待观众总量210.6万人次，其中有126万人次的未成年人观众，数量庞大，占观众总量的59.8%，构成了该博物馆的主要观众群体；根据博物馆统计，全年开展各类科普教育活动708场次，参与者达到19万人次；根据本文统计标准筛选，该馆教育活动覆盖17.4万人次，占未成年人观众总量的13.8%，并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要^[3]。

上海市的美术馆事业发展在全国各大城市中较为突出，共有国有美术馆18家，民营美术馆64家；其中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在1997年即设立了教育部，专司提供、举办各类教育活动等；全市各个美术馆所举办的展览类型丰富，为观众提供的教育学习服务也颇为可观。2017年，上海全市美术馆共接待观众617万人次，未成年人占观众总量的15%，约计有未成年人观众93万人次；而这些美术馆

在2017年共举办公共教育活动3357场，活动累计覆盖16万余人次，占未成年人观众总量的17.2%^[3]。

分析以上各例可看出，目前国内博物馆在提供面向未成年人的教育活动方面，质量较之前有很大提升，部分博物馆所开发活动口碑极高，而数量上尚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根据2014—2015年北京市青少年博物馆教育需求调查得知，有94.8%的在校学生（以小学生为主）、99.7%的教师、90.1%的家长认为有必要开设博物馆课程，而在认为“没有必要”的群体中，存在对博物馆课程概念认识不清楚等情况，实际也并不反感开设博物馆课程。

综上所述，我国博物馆观众总量逐年匀速上涨，同时最需要博物馆提供教育学习服务的群体——未成年人观众数量也以线性态势稳定增长；通过对不同类型、不同地区有代表性博物馆的教育活动服务开展情况的调查发现，博物馆所提供的教育活动数量远远不及入馆参观的未成年人观众数量；同时根据对北京市青少年博物馆教育需求的调查，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开设博物馆课程。博物馆提供能力不足所造成的供给空白得到了市场上其他社会机构，尤其是营利法人的迅速关注，它们立即涉足其间，开展博物馆教育领域的业务^[4]。

三、新时代，中国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呈现多种形式

1. 展品阐释

展品阐释的基础是了解展品的基本信息，例如：等级、功能、起源、材质、年代及内容。今天，大多数博物馆提供了更完善的信息，通过文字板及单独的标题及阐释牌，为观众系统解读展品的同时，也构成博物馆阐释系统。有组织的博物馆教育在服务团体观众参观展场时，也会提供一些专门适用于老年人群体或有特别需要的学生团体的展品阐述内容。

2. 展览讲解

展览讲解是博物馆公共教育基础教育形式，教学



地点在展厅。讲解内容要围绕展览主题，依托重要展品，针对不同观众，诠释策展思路。在辅助观众有效（有序）参观的同时实现博物馆教育职能，满足观众求知和求学愿望，适合的观众群体最为广泛。

3. 科普讲座

科普讲座是博物馆公共教育重要的教育形式，教学地点在教室、会议室、报告厅等专属场所。讲座内容要观点立场明确，依托馆藏资源，借助专业手段，阐释学术观点，论点清晰明确，论据丰富充分，论证科学合理。博物馆讲座最鲜明特点是在阐释观点时必须借助展品，展示学术成果时要系统全面，适合具有一定专业基础的观众群体^[5]。

4. 对话沙龙

在博物馆教学方法中，面向青少年观众时传统的讲解应该与非正式的对话与会话相结合。为了能够脱离学校传统的教学模式，今日的博物馆教育人员运用广泛的互动形式，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调动青少年的多种感官，并鼓励他们自我表达。不是向他们解释所有的事情，而是让他们自己去发现、去形容，并体验他们所看到的，博物馆教育人员帮助他们自己去发现意义。

5. 流动展览

与以物为主体的传统展示比较，一项流动展览常是以教育为导向。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突出教育目标；二是内容策划、形式设计都必须与教育目标密切相关；三是展览的参与目标观众群应有优先参与权。

6. 教育空间与传习工坊

博物馆应设立独立的教育空间，这可以是教育展示而设计的特定主题的展览区域、教室、工作坊，也可以是其他可以被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观众，在一定时间里使用的学习空间。特定的博物馆教育空间通常会提供辅助信息以及材料，来检视展览中所包含的主题。

传习工坊是教育空间的组成部分之一。传习工坊的活动可以由擅长某一领域的独立工作者，如职业艺术家、科学家或手艺人主持。

7. 触觉展示

一些博物馆在有序的环境下，鼓励观众触摸经过挑选的真实文化对象，比如标本或展品的制作材料：石头、动物皮毛或织品等。这种方式不仅对视觉障碍者，特别是视弱的学生及观众是无价的，也有利于儿童对展品的理解。

8. 多媒体与融媒体导览

多媒体导览是为了解决导览人员不足的问题。视听导览系统如果被适当地使用，对博物馆教育也具有高度潜力。具有声音、影像及录像剪辑的短片也可以有效地宣传一项工作的观念。视听媒体的好处在于可以将真实世界的信息带进博物馆里，例如描述一项工作的流程、人类或动物的行为，或描述收藏品产生的原语境。

在许多案例中，图像，如图形、地图以及照片可以帮助说明概念，清晰连贯，融媒体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愈来愈多的博物馆辅助信息通过网络让民众能够使用，且使用博物馆辅助教育及信息课程的“虚拟观众”已有超过实际观众的例子。虽然计算机信息及学习系统可以包含广泛的信息，它也有可能分散对展示及原始对象本身的关注。

9. 角色扮演与博物馆戏剧

在博物馆教育中，角色扮演通常是一个即兴表演的过程，社教人员会为观众讲述故事并帮助设计角色，但不提供正式的台词及明确的指导。博物馆里角色扮演的主题可随展览主题而定。这种形式的游戏往往包含在导览中，有助于加强青少年对展览的理解。

除此之外，愈来愈多博物馆在他们的课程里使用较正式的剧院表演，通常会找来包括专业演员及小孩/学生一同参与角色的扮演，把戏剧方法与戏剧元素应用在导览和课程中。教育戏剧的重点在于观

众参与，从感受中领略知识的意蕴，从相互交流中发现可能性、创造新意义。中国的教育戏剧目前处于起步阶段，不过越来越多的家长认识到教育戏剧的作用以及对孩子全面素质的培养的重要性，因此未来是教育戏剧在国内的发展的重要时期^[6]。

10. 艺术体验

博物馆作为优质社会教育资源其优质的原因不仅是它的实物性，也因为它寓教于乐。因此，文化娱乐活动可以与博物馆教育项目相结合。例如，诗文阅读及音乐表演、戏剧或舞蹈的表演活动，可以随博物馆的展教活动展开，并启发观众的灵感。另一种吸引公众到博物馆的方法是邀请知名的艺术家来表演，可借此吸引到他们的仰慕者。

11. 建立研学营地，推广探究学习

当代教育的观念强调通过经验来学习，而博物馆所有收藏皆源于博物馆外，为何不引导观众回溯到他们的起源地呢？建立研学营地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这类的计划可以给观众提供直接经验，在考古、地质或生物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学生及志愿者也可以执行搜集及分类标本的工作，将视野拓展到博物馆外，例如安排到洞穴与猎场的短期旅行，以便关联到地质收藏；观众参观遗址、公共雕塑与历史建筑，将之关联于艺术与文化的历史博物馆，或将参观考古发掘现场当作考古博物馆的教育活动的一部分。这些也提供机会给那些专业与博物馆有切实相关的人，请他们也参与社区与博物馆之间相关的活动。

12. 参观博物馆幕后

建立研学营地可以使民众对博物馆产生兴趣，而不仅仅限于博物馆的藏品或某些活动。在这样的名义之下，有些博物馆发展出一项带领观众参观博物馆幕后的活动。在一个教育性展览中，博物馆的各项工作，如收藏、研究的展示都可以让观众来参与。这种课程可以包括访问博物馆里的专家、观察参与工作的过程并加以记录。其目的在于让公众对博物馆以及他们所保存的遗产的价值有更深入地理

解，让他们知道，在博物馆里正在做的是真实而且令人兴奋的工作。

13. 教育课程

教育课程是博物馆公共教育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三者融合发展的教育形式。教学地点，“博物馆+学校+家庭”；施教人员（教师），“博物馆教师+学校教师+青少年家长”；教学内容，“知识教育+技能教育+情感教育”的融合模式。博物馆依据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育人标准，挖掘自身资源优势，与基础教育、家庭教育有机融合，针对目标人群设计开发系列课程。

14. 普及及学术出版物

博物馆图书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根据青少年的需要而设计的出版物，其内容必须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相反的，程度较高的读者会欣赏研究人员撰写的文博类学术出版物。

15. 教具包

教具包包括教学辅助工具及标本，收集在一个可携带的手提箱里。这些既是教育人员的教学材料，也可以用于博物馆馆外，借给学校使用。教具包通常与其对应的教育活动配套使用。

四、中国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

1. 教学场域丰富，形成融合发展型学习模式

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的组成部分，正在不断提高教育水平，特别是对青少年观众的教育水平。除了开发利用自身资源外，博物馆还与其他教育资源，特别是学校教育资源进行融合。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1+1=2”，而是基于各自特长之上的优势互补。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馆与学校合作，是充分发挥博物馆教育功能的重要途径。博物馆通过与学校的密切合作，推动博物馆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7]。

中国国有博物馆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针对



青少年开展的教育工作其基本模式主要是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形成合力，实现“知识教育+技能教育+情感教育”的融合发展，从而构建他们的核心素养，共同促进青少年综合素质的提升，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8]。

2. 课外资源丰富，赋予学生更多学习选择权

在博物馆课程中，老师把多彩的世界当作教科书展现给学生。在这里，开放的学习内容、开放的师资构成、开放的学习环境赋予学生更多学习选择权，让学生的视野超越学校围墙，让学生通过博物馆放眼社会，由中国文化放眼世界文明，促其养成利用资源自觉开展学习的习惯。开放式的学习促使学生多角度观察、多维度思考、多形式研究，并且调用多学科知识，在互动与对话中，以历史为线索，以文物为载体，不断探寻新知，他们也会因为课程学习邂逅课程内容之外的兴趣点，即让学习在相同的起点开始，走向不同的成长点^[9]。

3. 提供教育服务更加专业便捷

博物馆教育资源的获取更加便捷，服务更加专业。目前，全国大多数博物馆向社会免费开放，而且绝大部分的公共博物馆都有能力为青少年提供基本的教育项目。这些教育项目在形式上能够涵纳参观导览、游戏互动、专题课堂等样态；而在内容上能够覆盖传统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际视野教育等主题。在此基础上，公共博物馆为推进青少年教育工作，在馆厅建设与员工培训等方面也不断向青少年倾斜，如在博物馆里开辟专门空间，作为青少年教育的活动场所；加强对讲解员的相关培训，使其讲解的方式和内容能够更贴近青少年的知识水平和心理特征等。

4. 提供教育形式多元，内容新颖

博物馆提供教育的形式更加多元，内容更加新颖。近年来，博物馆越来越注重根据青少年的需求解读展品信息，力争创造出青少年所喜闻乐见的教育形态，丰富青少年受众的观展感受，拓宽青少

年受众的文博体验。为此，许多博物馆一方面在实践上国际化，在布展过程中引入高新科技手段，在参观过程中关注年龄兴趣点，并且积极推出相关衍生活动和衍生用品，将博物馆的影响力扩展到参观前后的更长时间段；另一方面也在理念上专业化，主动从“重展不重教”的传统思路中解放出来，向着“展教并重”的方向迈进。今天，许多博物馆青少年教育活动已经能够做到与亲子娱乐、休闲旅游等内容巧妙结合，充分融会知识性、趣味性、实践性与社交性等多重因子。以北京地区为例，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博物馆之夜”、首都博物馆的“七彩坊”、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钟琴车”等项目，都是创下了口碑的品牌活动，彰显出博物馆在青少年教育方面的价值。

5. 馆校合作趋势明显，成果显著

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的馆校合作趋势日益明显，成果日益显著。目前，很多博物馆都已经成为中小学的社会教育基地，与学校建立起了长效的合作机制。博物馆与中小学合作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基础合作与深度合作两大类别，每一类别中又涵纳了多种形态。基础合作包括博物馆为中小学提供博物馆课程的教师培训、博物馆派专人到中小学开展特色文博活动等；而深度合作则包括博物馆为中小学量身打造系列品牌活动、博物馆在中小学设立专门的文博活动站，以及博物馆与中小学共同编纂相关教材等。就目前发展的情势看，“馆校合作”在促进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工作的制度化与规范化方面发挥出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就与史家小学和北京四中合作，出版了分别适用于小学阶段和中学阶段的博物馆教材。两所学校结合教材，为青少年制定博物馆学习计划，将博物馆作为青少年的“第二课堂”，将博物馆教育纳入学校日常的教学日程——不仅组织青少年定期到博物馆进行参观，而且根据教材的知识点进行一定程度的验收考核。应该说，这种尝试十分有效地整合了教育资源，实现了馆校之间的良性互动互补，也获得了家长与青少年的高度认可。



6. 催生社会志愿服务管理平台

博物馆教育为社会志愿者和志愿组织的养成提供重要平台。社会人员成为博物馆的志愿者，进而建立起服务于文博活动的文化志愿服务组织，其现实意义与精神价值是多重的。一方面，社会志愿者通过参与博物馆志愿活动，可以更好地融入博物馆的文化环境中，对博物馆形成更深刻的认知，其收获往往远超过单纯地在参观过程中聆听讲解；另一方面，社会志愿者通过参与博物馆志愿活动，既能够缓解博物馆在人力上的不足，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激活博物馆的教育资源，为博物馆的活动设计提供宝贵的第一手反馈甚至创意；而在更高层次上，青少年社会志愿者通过参与博物馆志愿活动，能够在人生早期就养成成为公共文化奉献能量和智慧的习惯，亦能够提升青少年公益活动整体的文化含量和智慧格调，是真正一举多得的社会实践。

7. 探索形成博物馆教学模式

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工作在取得上述诸多突破的同时，通过实践，博物馆教师和学校教师还共同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并形成了自己的教学特点：

第一，确立了“双师授课”的教学模式^[8]。

在博物馆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博物馆老师完成展厅内授课任务，教学内容以帮助学生寻找、发现、探究为主，帮助学生认知感悟；学校老师完成课堂内授课任务，教学内容以总结、归纳、体验为主，帮助学生梳理规则。两段教学内容相互呼应，互为基础，相得益彰。

第二，尝试在基础教育阶段引入导师制^[9]。

在博物馆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尝试引入通常在大学阶段才使用的导师制，每个班上课时由两位老师辅导，学校老师和博物馆老师各有专长，可以相互支持、相互补充，这种模式目的在于启发学生多思考、多提问，并试图让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分析找到结论，鼓励学生多元思维。

第三，融合更广泛优质的社会资源。

博物馆课程是不同场域的学习，学生的思考与样态更加具有多样性，在传统课堂上，学生的学习是没有选择权的，现在课外资源的充分运用是在赋予学生一种选择权，使个性化学习得以实现。

第四，建立立德树人的育人新模式。

立德树人教育是当前的教育任务，学生的成长必须要有价值引领，但是现在基础教育的课堂教学内容对“德”的关注远远不够。德育为魂、基础为先、能力为重、创新为上，在博物馆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全面实现了核心价值观的渗透，通过主流价值观的引领，创造性的落地结果，这其中的意识比担当更重要。

第五，创立“新型课堂”的教学模式。

“十三五”期间，博物馆课程的教学模式发生实质性转变，建立了全学科课程体系，打破学科壁垒，同时实现价值观教育。从学校小课堂走向社会大课堂，再从社会大课堂回归学校小课堂，突破出去又要能反哺回来，建立反哺机制，最终有助于课堂学习效果的提升。从课堂出发要基于学习的实际问题，走出去不是目的，最终要解决学科的核心素养问题。博物馆课程具有真实性、开放式、互动性的特点，符合未来人才培养方向。

8. 归纳总结博物馆教学方法

博物馆课程的实施使教师所面对的教学素材从单一的学科教材转变为“学科教材+博悟课程教材+多学科学习素材”。课堂内容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开放，更加灵活，更加综合。如何将这么多的教学资源整合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这必然要促使教师不断创新，不断探索，寻求适合的新型教学方法。笔者历经六年多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6种博物馆教学方法：字词溯源法、猜想实证法、模拟感悟法、摹写创作法、劳作识技法、类比寻规法，这些方法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实践、思考，在博物馆课程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中国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探索的发展方向

随着时代的发展，博物馆文教产品与科技相互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分析其发展大致有六种趋势，可成为新时代中国博物馆教育工作探索的发展方向。

1. 从文教产品服务方式角度看，智能化成为发展趋势

从科学技术角度来讲，目前博物馆提供的文教产品中虚拟现实、增强现实、AI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技术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标志着数字文明在博物馆领域已进入到新阶段。这些技术成果应用到博物馆领域，促成了博物馆文教产品颠覆性改变和文化产业脱胎换骨式的转型升级。智能化技术的开发应用，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符合人性需求的教育产品和服务。

除了在展示环节上用好用增强现实技术以外，人工智能、5G和区块链技术即将在文博行业中得到很好的应用。5G时代给博物馆信息传播带来巨大的变化，文博同行应该着重关注5G技术的发展。而现在的AI智能已不仅仅是知识的判断，包括人的行为、情感、价值观的判断，都已应用到AI智能开发中，因此未来AI智能机器的讲解和原来使用的录音数字化讲解将有很大的不同。

2. 从文教产品生产手段角度看，技术化成为发展趋势

中国政府一直提倡创新性发展。在“文化+”和“互联网+”的前提下，如何把博物馆的文化传播方式和技术进行有效结合，是值得思考的。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数量达到8亿，普及率占到将近57.7%，可以说现在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互联网，如果博物馆不在文教产品的生产手段上和技术相结合，势必会被淘汰。

“互联网+”是手段，数字经济是结果，数字中国和网络强国是目的，是一脉相承的。互联网数字经济传播方式非常值得我们文博人关注。

3. 从文教产品面向市场角度看，国际化成为发展趋势

时代大背景下，国家必须融入国际大舞台，博物馆亦然。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神圣的历史使命；但我们向外输出更多的不是知识和技能，而是中国的价值观。如果只仅仅把讲故事的内容定位在考古学、历史学、金石学的知识层面，那么在国际交流平台上，我们就很难真正实现国际化的发展。

2017年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1265.1亿美元，同比增长11.1%。文化产品出口881.9亿美元，同比增长12.4%；进口89.3亿美元，同比下降7.6%。顺差792.6亿美元，规模较去年同期扩大15.2%。近年热播的《国家宝藏》和《如果国宝会说话》就是用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经过技术的整合，把它变成一个让老百姓喜闻乐见、愿意接受的文化产品，为我们文博行业带来了一些非常新鲜的元素。

4. 从文化经济相互渗透角度看，融合化成为发展趋势

随着技术和时代的发展，简单的跨界融合已无法满足消费者文化需求和产业发展需求。文化产业需要以更开放和更积极的心态，用更扎实的产品、更出色的技术、更有效的链接融合方式进行发展。如果我们固守在文博自身的发展空间里，就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所以需要跨界，比如跟教育、旅游、科技、体育界合作，这就引出了“文化+”的概念。

“文化+”后面其实可以加很多东西，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研学，它可以加入很多的内容，但文化是最核心的内容的本源，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一些东西。通过融合的、跨界的组合方式，可以让中国文化更好传播出去。

5. 从文教产品消费方式角度看，个性化成为发展趋势

在数字文明形态下，柔性生产、3D打印、网络传递、智能化服务将越来越走进社会每一个角落，使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成为现实。文教产品的极大丰富和网络传播的便捷，可以让消费者从容选择，各取所需。个性化需求突出了体验感、参与感，刷出了存在感，更直接地展示了消费者的个性和价值。比如展览，它应该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但是定制化的服务、增值类的服务就必须强调满足每个个体的个性，特别在教育活动的设计和文创产品研发上，个性化将会成为趋势。如果提供的都是同样的产品，就很难打动消费者，所以在博物馆拓展出来的教育活动和开发的文教产品时，我们应该考虑不同人群、不同受众的需求，强调体验感、参与感和存在感，让不同受众能够找到自己的需求点，如此才能够深植其心中。因此，个性化的服务应该是未来博物馆文化产品针对消费人群需要关注的一个点。

6. 从文教产品传播形式角度看，平台化成为发展趋势

在数字文明形态下，无限的网络空间为海量信息同时立体化呈现提供了便捷手段。许多文教产品逐步从物质形态转变为数字形态；从销售某个知识点或知识体系转变为提供庞大的系统的知识库；从

单向传播转变为供求互动；从产品形态固化转变为灵活服务各取所需。从原来数据库的建设、检索功能提升，到最终与用户共建共享平台，这实际上是数字化、智慧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平台建设，就是各专业资源汇聚在一个平台，形成模块化对接，能够让公众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共享到他所需要的产品内容，能更灵活地服务受众。所以未来博物馆文教产品平台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会汇聚各种专业数据、专业检索功能，供公众使用。因此，平台建设一定是未来智慧博物馆建设中在技术发展上需要重点考虑的。

未来博物馆文教产品开发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以社会公众需求为导向；第二，以产品研发成果为基础；第三，以文化创意研发为支撑；第四，以文化产品质量为前提；第五，以科学技术手段为引领；第六，以营销环境改善为保障；第七，以开辟创新机制为依托。遵循这七个原则，可以更好地拓展博物馆文化产业链，形成更适合、让公众更喜欢的文教产品。以博物馆为核心，通过数字化开发，将传统民间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科技进行无缝对接，活化传统文化产业链。

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考虑公共文化服务的多样化。要对博物馆所在地区现有以及未来人口结构、文化消费特点进行分析，让各类人群在博物馆中都可以获得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参考文献

- [1] 马苏薇, 黄琛. 国内博物馆教育品牌建设研究[DB].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17.
- [2] 黄琛. 对中国博物馆社会教育专业发展的两点思考[N]. 中国文物报, 2017-08-29.
- [3] 徐芳, 黄琛. 博物馆在青少年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建设中的权重关系[DB].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16.
- [4] 冯统. 馆校合作之课程实践研究: 以中国国家博物馆课程为例[D]. 济南: 山东艺术学院, 2017.
- [5] 黄琛. 博物馆青少年教育中的教学法研究: 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例[J]. 中国博物馆, 2017 (4).
- [6] 洪伟, 郭志滨, 金少良, 黄琛. 博物馆学习: 穿行在历史中的博“悟”之旅[J]. 中小学管理, 2017 (7).
- [7] 薛帅. 寓教于“博”: 馆校如何开启“博悟之旅”[N]. 中国文化报, 2017-06-28.
- [8] 黄琛. 馆校资源融合模式的探索与思考: 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例[J]. 影博·影响, 2017, 110 (2).
- [9] 黄琛. 博物馆教育资源的课程化开发[N]. 中国文物报, 2015-01-20.